

中国书法名迹赏析

十石题



书谱

高潜卷上

去自古之

张之

象之

作

◎ 杨勇 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國書法名迹賞析

# 书 谱

◎ 杨 勇 编著

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书谱 / 杨勇著. -- 北京 :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12  
(中国书法名迹赏析)  
ISBN 978-7-102-05919-8

I. ①书… II. ①杨… III. ①草书-书法 IV.  
①J292.1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0058号

中国书法名迹赏析

## 书 谱

---

编 著 杨 勇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 100735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

<http://www.renmei.com.cn>

发行部: 010-65252847 65256181

邮购部: 010-65229381

责任编辑 张 冰

装帧设计 张 冰

特约校对 杜戎迈 杨 杰

责任印制 文燕军

制版印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2012年4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张: 9.75

印 数 0001—3000

ISBN 978-7-102-05919-8

定 价 29.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一、孙过庭《书谱》 .....	1
(一) 概述 .....	1
1. 作者简介 .....	1
2. 《书谱》墨迹概述 .....	2
3. 刻本概述 .....	7
(二) 书学理论 .....	11
1. 论技法 .....	11
2. 论创作 .....	12
3. 论书体 .....	13
4. 论风格与鉴赏 .....	13
(三) 历代评论 .....	15
二、写法分析 .....	20
(一) 笔法 .....	20
1. 方折与圆转 .....	20
2. 压笔与节笔 .....	22
3. 提笔与按笔 .....	24
4. 断笔与连带 .....	25
5. 劲速与迟留 .....	26
(二) 结构 .....	27
1. 结字规律 .....	27
2. 偏旁部首举例 .....	32
3. 形近字辨识 .....	39
(三) 章法 .....	41
1. 字与字之间的关系 .....	42
2. 行与行之间的关系 .....	42
3. 整篇的节奏 .....	44

(四) 从临摹到创作·····	45
1. 临摹·····	46
2. 创作·····	47
3. 从临摹到创作·····	48
三、《书谱》释义·····	49
四、集字释例·····	60
(一) 集字·····	60
(二) 集联·····	66
(三) 集古诗·····	72
五、名家临摹《书谱》选·····	76
六、孙过庭《书谱》释文·····	85
附:	
(一) 刻本·····	89
(二) 孙过庭《书谱》墨迹·····	102

# 一、孙过庭《书谱》

## （一）概述

从草书发展的脉络来看，自汉末张芝及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将草书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后，历代书家想要有所超越难度颇大。唐代是一个强调法度、完备体制的朝代，在政治、文化、艺术各个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就书法而言，楷书方面有“初唐四家”，草书有极具浪漫气质的张旭和怀素，而孙过庭无疑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星。其出现在垂拱三年（687）的《书谱》，不仅在我国书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在书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孙过庭《书谱》不仅是古代草书范本中字数较多的名作之一，且以草法严谨著称，向来被认为是王羲之草书比较忠实的继承者。王羲之书法传世较少，且多为摹本或刻本，孙过庭《书谱》用笔、结字颇得王字精神，所以在草书传承及发展的层面上就显得意义重大。《书谱》通篇参差错落，颇具浑然天成之妙，加之其细微的起承转合及提按顿挫之法具有的典范意义，后世学习草书者，莫不从孙过庭《书谱》中汲取营养。《书谱》产生至今一千多年来，其在草书发展史上的标杆性意义，必将一直延续下去。

### 1. 作者简介

孙过庭，《新唐书》《旧唐书》皆无传。生卒年不详。<sup>[1]</sup>字虔礼，一作名虔礼，字过庭。据张怀瓘《书断》谓或为陈留（今河南开封）人；据窦焜《述书赋》谓或为富阳（今杭州西南）人。但孙过庭在《书谱》中自称吴郡（今江苏苏州）人。陈子昂撰《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谓过庭“四十见君，遭谗慝之议”。孙过庭是唐高宗、武则天时人，官右卫胄曹参军、率府录事参军。朱关田考证孙过庭于天授元年暴卒于洛阳，年约四十四。生平事迹不详，只知与书家王绍宗、名士陈子昂相友善。

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三下》云：“孙虔礼，字过庭，见陈子昂撰《墓志》。《宣和书谱》云：‘孙过庭，字虔礼。’甚谬。”其死后，有陈子昂撰《祭率府孙录事文》《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两文以奠之。张怀瓘《书断》中也有孙过庭名、字和籍贯的记载。

孙过庭博雅能文章，擅长草书，尤妙于用笔。草书师法“二王”，“工于用笔，俊拔刚断”（张怀瓘《书断》），如“丹崖绝壑，笔势坚劲”（吕总《续书评》）。他又善于临摹古帖，唐高宗曾谓“过庭小字足以迷乱羲、献”，其逼真可知。陈子昂《祭率府孙录事文》说：“元常既歿，墨妙不传。君之遗翰，旷代同仙。”把孙书迹比作钟繇，可见对孙氏书法造诣评价之高。孙过庭又是一位书法理论家，所著《书谱》，深得书法之旨趣。宋高宗评

注：[1] 关于孙过庭生卒年，一般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生于公元648年，卒于730年，此说以高占祥等为代表；萧元认为生于648年，卒于703年以前，此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以朱关田为代表，其在《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中认为孙氏约生于646年，卒于690年。

述：“《书谱》匪特文词华美，且草法兼备。”《书谱》中有很多精辟独到的见解，是书文并茂的典范。

除《书谱》以外，孙过庭尚有《千字文》和《景福殿赋》。冯梦祯在《快雪堂集》中说：“余观《千文》真迹，出入规矩，姿态横生，如蛟龙之不可方物，似从右军、大令换骨来。”惜真迹已经散佚，现可见到的有《余清斋》《墨妙轩》法帖刻本两种。其中《墨妙轩》本为宋人所书，托为孙书。《余清斋》刻本的《千字文》，用笔纯熟而不露锋芒，颇有气派。总的看来，孙过庭的《书谱》与《千字文》，脱胎于“二王”，从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二王”法乳。而传世的《景福殿赋》则又是一番气象，风格与《书谱》反差较大，所以历来有人怀疑其非孙过庭书。

## 2. 《书谱》墨迹概述

孙过庭《书谱》，书于唐垂拱三年（687），被誉为“词翰双绝”。纵27.1厘米，横898.2厘米。每行8至12字，共351行，通篇3700余字。衍文70余字，“汉末伯英”下缺160余字，“心不厌精”下缺30字。此卷首行标题“《书谱》卷上”，末尾又谓“今撰为六篇，分成两卷，第其工用，名曰《书谱》”。而《宣和书谱》卷十八有“《书谱》序上下”可知另有下卷，惜已失传。<sup>[2]</sup>前隔水有宋徽宗题签“唐孙过庭书谱序下”九字，其中“序下”二字已漫漶不清。收藏及鉴赏印有：宋徽宗玺、双龙图玺、乾隆鉴赏、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政和、宣和印章、北海孙氏珍藏书画印、蕉林密玩、苍岩子、观其大略、朝鲜人、安岐之印、安氏仪周书画之章等。

《书谱》上卷真迹，流传有绪。最早记载见于北宋米芾《书史》，曰：“孙过庭草书《书谱》……并在王巩家，今归王洗家。”<sup>[3]</sup>王巩，字定国，北宋书法家，工行、草书，传世有行书《与安国书》等。王洗，字晋卿，宋太原人，尚配英宗之女魏国长公主，官利州防御使；工书画，好收藏。由于王洗的身份特殊，《书谱》后传入御府，疑因王洗之故。《宣和书谱》曰：“孙过庭……今御府所藏草书三：书谱序上、下二；千文。”<sup>[4]</sup>按照《宣和书谱》的记载，在宋宣和年间御府尚藏有《书谱上、下》和《草书千字文》两件作品。由文中所言“草书三”，可见《书谱》上文、下文乃是分卷所装，而且在元代其上卷、下卷尚且完整。据元代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载：“焦达卿敏中所藏唐孙过庭《书谱》真迹上、下全。徽宗渗金御题，有政和、宣和印。”



宋徽宗题签  
（此签原在墨迹中段，约在严嵩改装时移至卷首）

注：[2] 因《书谱》文末有“今撰为六篇，分成两卷，第其功用，名曰《书谱》”的句子，引起历代学者对《书谱》篇幅的不同看法。或以为另有正文，此仅序言，故有题作《书谱序》者。或以为此即正文，分裱两卷，故有《书谱》卷上、卷下之称者。朱建新在其《孙过庭书谱笺证》一书中认为，《书谱》应是全文，唯屡经装裱，中间已有断失，“卷下”等字失去，故多杂议。朱关田认为：“《书谱序》即存世《书谱》卷上序言，旧称《书谱》。”

[3] 见王伯敏等主编《书学集成》，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335页。

[4] 见王伯敏等主编《书学集成》，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592页。

此作后传至虞集（伯生）手。据清代孙承泽《孙过庭书谱墨迹》载“卷中‘五乖’以下少一百三十字，‘汉末张伯英’下少一百六十八字，虞伯生临秘阁帖补之”，可知《书谱》自焦达卿传至虞集，上卷已经损坏。后费鹅湖（宏）和文征明家分别收藏上卷、下卷。此后，《书谱》上卷、下卷，咸归于严嵩，严嵩将两卷合裱为一卷。<sup>[5]</sup>严氏籍没后，此帖转为韩世能收藏。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三云：“孙过庭《书谱》真迹亦藏韩太史家，严分宜故物也。”又张丑《南阳法书表》云：“孙虔礼《书谱》，前有断缺，宣和、政和小玺。”入清后先为西川士大夫收藏，后归孙承泽，今卷中有孙氏藏印。<sup>[6]</sup>其后归梁清标，有梁氏藏印。再后来归安岐，在安岐收藏期间，将其摹刻上石，即著名的“安刻本”，或曰“天津本”。安岐跋其石刻后云：“丙戌岁，从真定梁相国家得此真迹。”后入乾隆御府，摹刻上石，即“三希堂”本。民国时为故宫博物院收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sup>[7]</sup>

细观《书谱》墨迹，用笔流畅宛转中极富变化，映带俯仰，气脉贯通。《书谱》笔法虽源于王羲之，但比王羲之更为隽拔刚断、富于变化。最有特点的是横画，先顿笔重按，后顺笔出锋，使一笔中陡然出现两种变化，波澜跌宕，神采顿生。右环转下作弧笔时，笔画末端由转而出细锋，锋芒咄咄，精神外耀。“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沉着，婀娜愈刚健”，晋人风韵宛在。其结构虽以平正为基调，但疏密聚散得宜，宽窄伸缩有致，在参差错落的章法中，更见浑然天成之妙。《书谱》的墨色亦燥润参差，前半段以润取妍，温雅流美；后半段枯笔居多，“若柘槎架险，巨石当路”。全篇开始一段用笔沉稳，应规入矩，意态平和；写至中段，笔势渐转放纵，点画相连，钩环牵引；到了后段，尽情挥洒，不计工拙。首尾三千七百余言，高潮迭起，一气呵成。

孙过庭书法在当时已有所传扬，这在《书谱》中也有述及，如“尝有好事者，就吾求习”“时称识者，辄以引示”。此外，日本僧人空海曾有极具《书谱》墨迹本风神的临本传世。据史书记载，在唐贞元二十年（804），空海入唐，先于长安青龙寺从慧果学密教，同时又师从当时名家韩方明学习书法。沈曾植《海日楼札丛》载：

“释空海入唐留学，就韩方明受书法，尝奉宪宗敕补唐宫壁上字。所传执笔法腕法：一、枕腕，小字用之；二、提腕，中字用之；三、悬腕，大字用之。”<sup>[8]</sup>

沈曾植未提及空海曾学孙过庭书法，但从其所临《书谱》墨迹已达到形神兼备的程度看，空海事实上对孙过庭的草书下过不少功夫。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书谱》在唐时已为人师法是可以肯定的。空海另有墨迹传录本《书谱》，存13行。此墨迹“不悟所致之由”作“岂悟所致之由”。空海《书谱》尚有刻本，多出“草无点画，不扬魁岸；真无使转，都乏神明。真势促而易从，草体矜而难就”等28字。可见孙过庭《书谱》在唐时当不止一本。

注：[5] 见文嘉《钤山堂书画记》及《天水冰山录》，《明太祖平胡录》（外七种），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

[6] 见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一，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七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

[7] 《书谱》真迹流传过程，参见启功《孙过庭〈书谱〉考》（《启功丛稿·论文卷》，中华书局，1999年）、谭学念《孙过庭〈书谱〉》（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

[8] 清·沈曾植《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26页。





其心之所達亦易學於名言之心  
通為難形於跡墨粗可勢繁  
可收理起于最善酌希夷取  
會佳境新向未逮清信向未令  
撰執又用轉之由以法未修執  
得深涉古經之教是也又得從

橫字之教是也轉得鈎環  
研之類是也用得點畫向背之  
教是也方以法法得於一  
途編而求工錯綜學妙未前矣  
之未及得後學於宋觀 首級之譜以為  
少平大居士指政 西川沙門曼殊師

苏曼殊临《书谱》条屏

歎後卷之世以為恨安當

執之出所如不軍卷之知當

緣書妙法殊示尔子散文

為時人得出世噫極

必中理是以若軍之書未幸多妙管緣思  
憲通審志氣和年不激不瀉而風規自遠  
子敬已下昇不復努為力標置成體豈獨  
工用不倖亦乃神情懸隔者也或為齟  
其所以能或乃孫其所以運百然上右物窮性  
域絕於誘進之途自齟者為至情崖  
必為可通之理學字道為學而不外  
未及不學而死者也考之石予所

(明) 宋克章草《书谱》

沙孟海书《书谱》

孙过庭的《书谱》墨迹问世后，也有人提出批评。如唐代的窦泉在《述书赋》里说孙氏的草书有“闾阎之风，千纸一类，一字万同”。这种说法受到了其后书家的反驳。宋代王洙说：“……窦泉谓过庭之书‘千纸一类，一字万同’，余固已深疑此语，既而复获此书，研究之久，视其兴合之作，当不减王家父子。至其纵任优游之处，仍造于疏，此又非众所能知也。”宋代米芾虽对前代书家评价颇为苛刻，对孙过庭的草书却心悦诚服。他在《书史》中说：“孙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明代焦竑谓：“昔人评孙书，谓‘千字一律，如风偃草’，意轻之也。余谓《书谱》虽运笔烂熟，而中藏轨法，故自森然。顷见《千文》真迹，尤可以见晋人用笔之意。禅门所称‘不求法脱，不为法缚’，非入三昧者，殆不能办此。”王世贞也说：“《书谱》浓润圆熟，几在山阴堂室。后复纵放，有渴猊游龙之势。细玩之，则所谓‘一字万同’者，美璧之微瑕，故不能掩也。”显然这些分析与评价更为全面和中肯。

### 3. 刻本概述

《书谱》自北宋时为御府摹刻上石始，至清末杨守敬激素飞清阁木刻书册，计约二十余版本。现存具名为宋代的刻本有“《书谱》元祐本”“《大观太清楼法帖》本”“江阴曹塾本”和“秘阁本”等。其中，最可贵的是“《大观太清楼法帖》本”。是本不仅摹刻精细，而且神采焕然，为众多摹刻本中最能传达原作神韵的刻本。

“《书谱》元祐本”又名河东薛氏摹刻本，传为宋元祐年间（1086—1093）刻本，由北宋著名书法家、帖学家薛绍彭摹刻上石。因末有“元祐二年（1087）河东薛氏模刻”小楷一行，故名“元祐本”或“《书谱》元祐本”。此本纵30.4厘米，横14.8厘米，已将墨迹本中两段缺字补全。现藏于日本书道博物馆。据云，原石为硖谷潘世畦所藏，字数、行款悉与“太清楼本”相同。清中叶著名书法家成亲王永理所著《诒晋斋集》“题薛氏《书谱》跋”称：

“此刻藏天津邵朗岩先生玉清处。”故宫博物院影印《书谱》墨迹时，谓薛氏刻石仍存天津，较前剥蚀益甚。近人欧阳辅《集古求真》疑其题字不类薛绍彭所书，且元明以来罕有著录，故认为乃后人伪托。启功认为“《书谱》元祐本”是明代的翻刻本<sup>[9]</sup>。【见附（一）】

“《大观太清楼法帖》本”刻于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据南宋曹士冕云：“《大观太清楼帖》，大观中，奉旨刻石太清楼……又以建中靖国秘阁续帖十卷，易其标题，去其岁月与官属之名，以为后帖。又刻孙过庭草书谱及贞观十七帖，总为二十二卷。”<sup>[10]</sup>清孙承泽《宋太清楼书谱》云：“宋太清楼《书谱》，视《秘阁》稍瘦，其率意处，无不与墨迹相合。道君与蔡元长皆精于书法者，故工致至此。”<sup>[11]</sup>或许，此本与秘阁续帖本实为一底本翻刻而成。大观三年刻阁帖即成，又刻右军《十七帖》与孙过庭《书谱》，为二十一卷、二十二卷。是为太清楼本《书谱》之由来，与所谓《秘阁续帖》或翻秘阁本者实乃属二事。今太清楼本上海有正书局据丹徒刘铁云藏本石印发行，前缺数页。又一石印为泰和欧阳辅藏本，与刘铁

注：[9] 启功《孙过庭〈书谱〉考》：“全帖与曹本俱同……元祐伪款，殊不值一辩。”见《启功丛稿·论文卷》，中华书局，1999年，第9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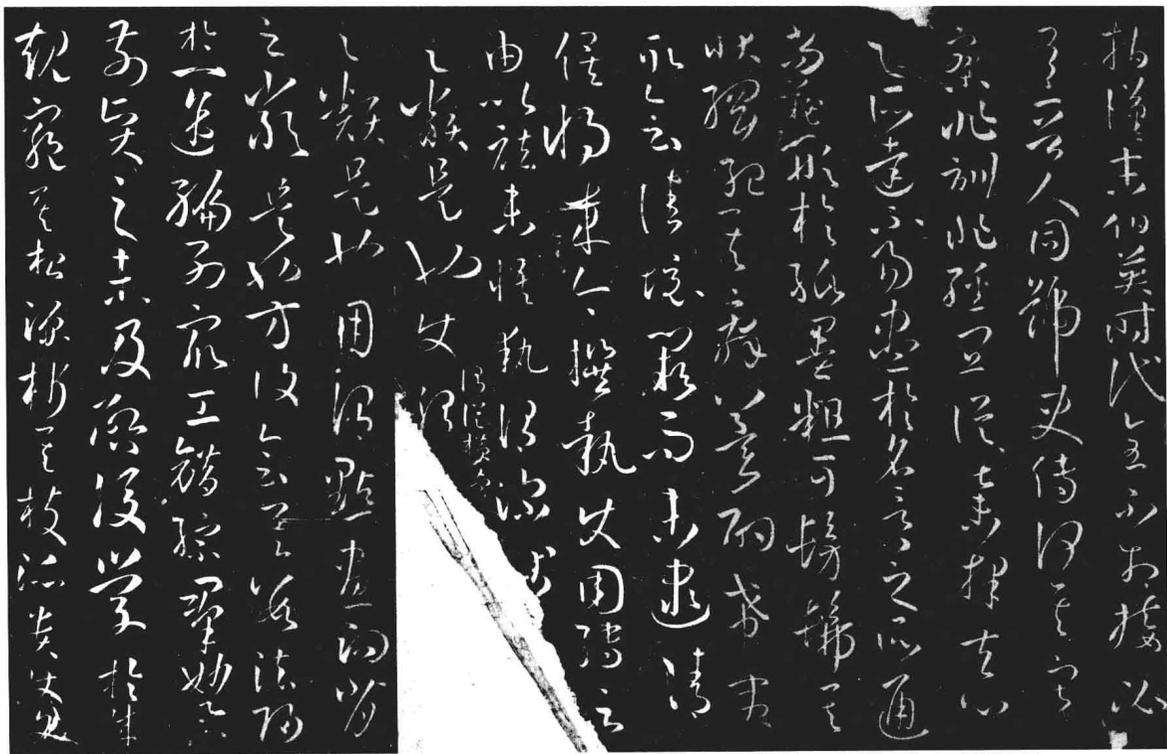
[10] 见《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法帖谱系》。

[11] 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一》，见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七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第753页。

云藏本同，而无缺页。墨迹所缺之字，太清楼本俱全，唯刘本尾缺“垂拱三年写记”一行。笔画较瘦，与孙承泽《庚子销夏记》所载略同。【见附（一）】

明清之际，《书谱》的摹刻本甚多。其中，明代的刻本主要有“停云馆刻本”“内府本”及“《玉渊潭帖》本”等。《书谱》在清代的刻本尤多，如“安麓村本”“三希堂本”“黄氏刻本”“《写经堂帖》本”“《邻苏园法帖》本”等。

“停云馆刻本”系明嘉靖十六年（1537）至三十九年（1560）由文征明撰集，文彭、文嘉摹勒。《停云馆帖》凡十二卷，为摹勒阁、绛、临江、宝晋、博古诸帖及宋元明人墨迹汇刻而成。其中《停云馆帖》卷第三即为《书谱》的摹刻本，最初所刻为木板，后易为石，线条稍显肥厚。由于孙过庭《书谱》原文下半卷在明代时归文氏收藏，因而，摹刻时底本自然选用原帖，而上半段则翻刻自其他刻本。启功先生认为翻刻自曹、薛等本。因为“停云馆刻本”上半部分极似薛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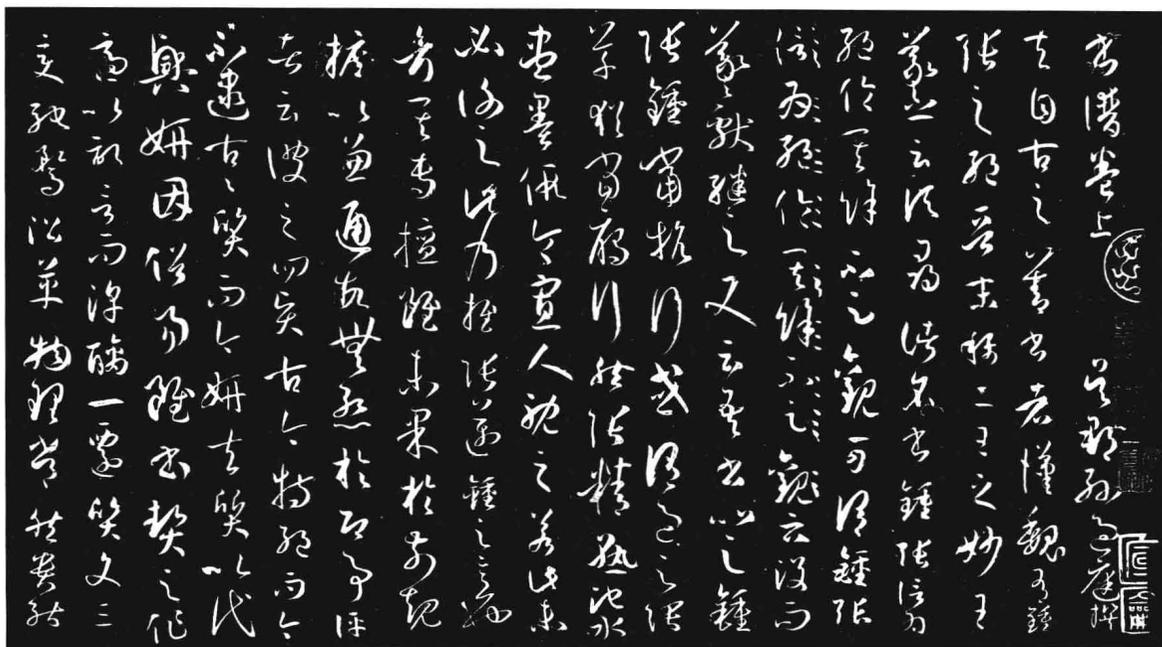


《书谱》停云馆刻本（“汉末伯英”下所缺部分）

“《玉渊潭帖》本”为明万历四十年（1612）海宁陈瓛撰集、吴之骥镌刻的古代法书丛帖之一。其中，《玉渊潭帖》卷十九所收录为《书谱》之刻帖。是刻删除原文的标题，笔画乖舛。是为刻帖中的下等本。

安麓村本。清康熙末年，安岐将所藏《书谱》墨迹摹勒上石。后有陈奕禧释文。据安氏题跋称“右孙虔礼《书谱序》……余朝夕披对，想见前贤苦心著述，垂数千言，其精神贯注，原欲经世行远，使后之学者得所依归。故吴传朋云‘学书当以过庭为指南’，不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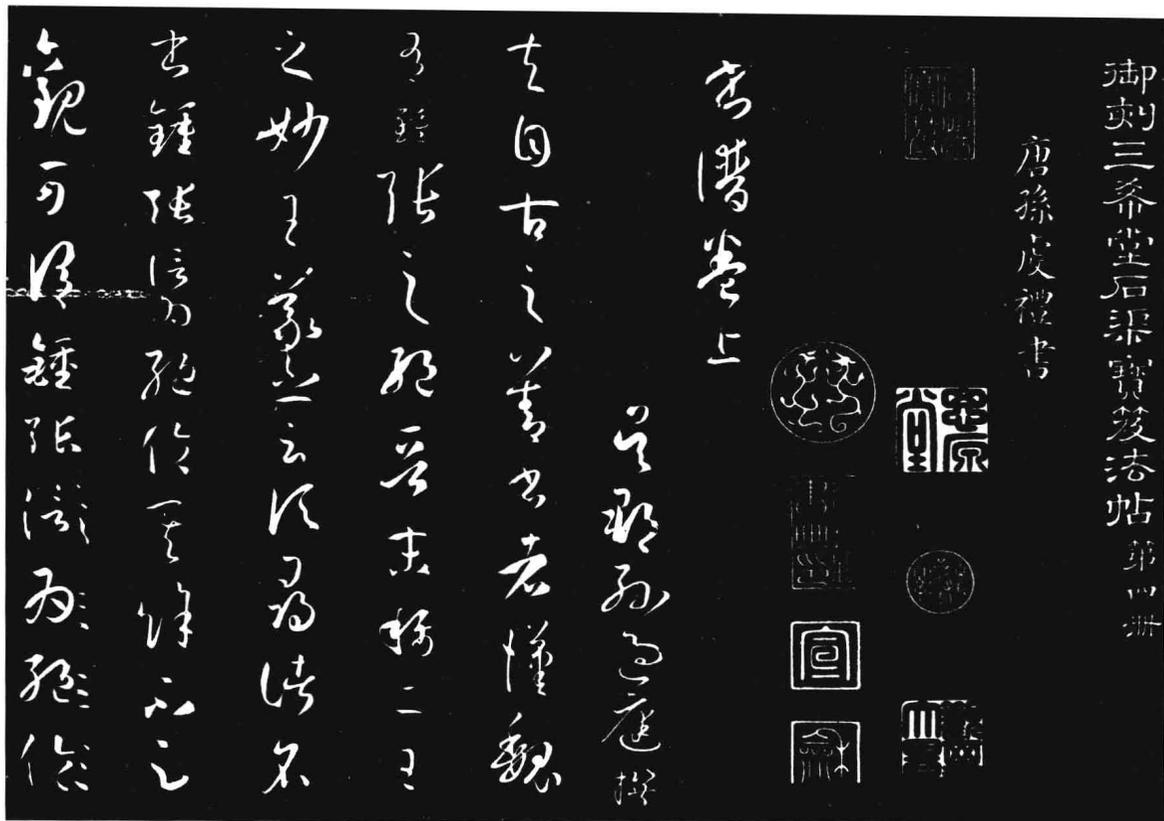
以视停云馆所刻，真有毫厘千里之异。念文氏父子以书知名，兼善钩摹，而其门下士章简甫铁笔最工，何至径庭乃尔！当从他本翻刻，以致失真。而余就正之心遂不容已，爰重勒上石。复虑草书难辨，未能人人尽解，适香泉陈太守（奕禧）改补南安，假道津门，停舟过余沽水草堂，因出此卷，相与品阅，作释文一册，附之于后。虽不敢谓有功后世，庶几不负古人。虔礼有知，亦当许我”云云。安刻既出，人争购买，供不应求。于是涿州与维扬先后并有复刻。维扬本清瘦易辨，涿州本丰腴颇得形似，并行于世。嘉庆十五年（1810）毓兴（倩金）匱钱梅溪（泳）重摹安本上石，附有钱氏释文，改定陈释多处，亦传于世。



右唐孫虔禮書譜序稿代為墨林西寶相  
傳宋太清樓祕閣續帖俱有刻本余留心  
訪求迄未之見惟見停雲館所刻耳丙戌  
歲從真定梁相國家得此真蹟如獲至寶  
上有宋佑陵題籤並宣政諸璽第漢末伯  
英下少一百六十六字又心不敬精下少  
三十字未審何時闕佚余朝夕披對想見  
前賢苦心著述垂數千言其精神貫注原  
欲經世行遠使後之學者得所依歸故吳  
傳勿云學書當以過庭為指南不虛也以  
視停雲館所刻真有豪釐千里之異念文  
氏父子以書著名兼擅鈎摹而其門下士  
章簡甫鐵筆家王何至徑庭乃尔當從他  
本翻刻以致失真而余救正之心遂不容  
已爰重勒上石復慮草書難辨未能人  
盡解適香泉陳太守改補南安假道津  
門停舟過余沽水草堂因出此卷相與品  
閱作釋文一冊附之於後雖不敢謂有功  
後世庶幾不負古人虔禮有知亦當許我  
蘇村安岐謹識并書

《书谱》安麓村本及安岐题跋

“三希堂本”为乾隆十二年（1747）由御府组织摹刻历代书家名迹，名为《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其中亦有《书谱》一种，从墨迹摹出，但改变了墨迹本的章法，字距与行距均拉大，每行的字数少于墨迹本，笔画略瘦，但因是御府组织，故摹、刻精细。



《书谱》三希堂刻本

清“《写经堂帖》本”为钱泳所摹，后附有释文，并注有“书谱卷上”文字。但观其笔意系从安刻本翻刻。又，清《邻苏园法帖·卷五》，为光绪十八年（1892）杨守敬撰集，内亦刻有孙过庭《书谱》，亦系从安本翻刻。

因为正文首行是文章的开头，所以各个帖开始文字相同，而在一行的字数上有所不同。作为《书谱》原本的真迹本正文首行有11字，天津“安麓村本”在这首行11字上是与真迹本一致的。“元祐本”及《太清楼帖别卷·书谱》的正文首行均为14字。《停云馆法帖·书谱》的前半是以《太清楼帖别卷·书谱》为底本，为了与《停云馆法帖》的帖高相吻合，正文首行刻成12个字。《三希堂法帖·书谱》为了符合帖高，正文首行刻成9个字，间距拉长。

自宋代“元祐”“大观”以后，《书谱》的摹刻、翻刻历代不绝，在古代印刷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这对于书法的传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除了政府组织的刻帖外，私家刻帖亦是一件文人雅事，但必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明代吴复阳曾为詹景凤讲述了汪芝因刻帖而家道中落的事，以至“刻成而金尽，又卖石吴中。迨归，赤然一身，然尚畜一鹤。后数年，以贫死。死而乡曲皆笑”。<sup>[12]</sup>所以，但凡举一家之力进行刻帖，无论是文征明，还是安岐，在客观上都对书法史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们后代学书者对此应充满敬意。

注：[12] 参见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附录四《题汪芝黄庭后》，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

## （二）书学理论

《书谱》是书论和书艺的双璧合一。《书谱》所提出的观点，高屋建瓴，鞭辟入里，为唐以前书论之集大成者，对后世书法理论影响极其深远。可以说，《书谱》是我国古代书法理论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述。在孙过庭数十年的书法实践中，他认为汉唐以来论书者“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因撰《书谱》一卷，于运笔详加阐述，故唐宋间亦称为《运笔论》。《书谱》中提出的“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为书法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其内容广博宏富，涉及中国书学各个重要方面，且见解精辟独到，揭示了书法艺术许多重要规律，搭建起了书学理论的基本框架，从而为整个中国书学理论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书谱》是中国古代书论的一座高峰，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书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是中国书学真正成熟与自觉的表现。其中，对书体划分、技法特点、创作规律、审美风格、品评鉴赏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探索，涉及范围广而且论述系统性强。孙过庭的书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孙氏结合自身书法创作实践结出的丰硕成果，反映了初唐“尊王”的社会风尚，对后世影响深远。以至于后世学习王羲之，常常会以临习《书谱》作为津梁。

### 1. 论技法

孙过庭在《书谱》中谈了书法技法的核心问题——运笔。他告诫学书者要在执、使、转、用的技巧上下功夫。“执使转用”是四大笔法系统。“执，谓深浅长短之类”，这里的“之类”二字，点明了“执”其实包括了执笔的方方面面。比如执笔的松紧高低，手指的捻转、发力，手腕的翻转、迎送，大小字手臂运用的不同，手指、手腕、手臂的配合等等，是一个复杂的技法系统。“使，谓纵横牵掣之类是也”，讲的是直线运笔，包括各种方向、各种力度情况下的“使”笔法。“转，谓钩环盘纤之类是也”，讲的是曲线用笔，包括横钩、竖钩、卧心钩、背抛钩等各种钩，包括行草书的圆环笔画，包括行草书中的连续圆环笔画以及掠、波磔等纤徐波动的各种笔画。“用”就是点画、结构、章法的安排，内容更为丰富。孙过庭“编列众工，错综群妙”，把书法的全部技法用“执使转用”四个字加以概括和统领。

关于运笔，还涉及到行笔速度快与慢的问题。书法行笔中疾劲和迟缓是一对矛盾，“夫劲速者，超逸之机；迟留者，赏会之致。将返其速，行臻会美之方；专溺于迟，终爽绝伦之妙”。疾劲和迟缓这两种不同的用笔方法，可以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一味疾劲或迟缓都是有失偏颇的。同时要避免走“未悟淹留，偏追劲疾；不能迅速，翻效迟重”的极端，而是“能速不速”“因迟就迟”，而且要“心闲手敏”，只

有这样才能兼通。

《书谱》还为后世学书者确立了最高的技法规范。“至若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迟，遣不恒疾；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泯规矩于方圆，循钩绳之曲直；乍显乍晦，若行若藏；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无间心手，忘怀楷则。”只有符合这些技法上的规范，才能“背羲、献而无失，违钟、张而尚工”。对于学书者，这是非常高的标准和目标。在技法规范中，“违而不犯，和而不同”一语，可以说是书法的总则，即有差异但不互相干扰，协和但不雷同。“违”强调要有所变化，“和”强调要相互协调，二者不可偏废。

## 2. 论创作

在书法创作问题上，孙过庭认为要有一种兴会淋漓、不可遏制的创作状态，主张的是心与物合一的书法美学思想。

关于书法创作的主客观条件，孙过庭总结出“五乖”和“五合”。“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每一“乖”“合”是相互对应的。第一、第二、第五是书者的精神、情感，属于主观方面的因素；第三、第四是客观方面的因素，指书写时的自然环境和书写工具。孙过庭涉及到了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主客观的交融和统一。他认为创作者的心理因素在诸条件中最为重要，这一点合乎书法艺术的创作特征。

孙过庭在书法创作的过程中强调心手合一。从《书谱》中对“心手双畅”“心手会归”“无间心手”等创作过程的描述可以看出，孙过庭所追求的心手关系是指一种极精、极熟之后对笔墨技巧的自如运用。心手契合的标志——“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不离规矩而又能摆脱规矩的束缚。故孙过庭一方面强调“翰不虚动，下必有由”，“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另一方面又主张“泯规矩于方圆，循钩绳之曲直”，“忘怀楷则”。他对“法”的理解是颇具辩证意味的。入乎法是一种手段，出乎法才是目的。孙过庭提倡如庖丁解牛般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状态。

关于“察”与“拟”，也即读帖和临摹两个步骤。孙过庭提出了“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的要求。所谓“察”，就是反复地读帖，观察入微是临帖前的基本功。所谓“拟”，就是精准地临帖。在读帖的过程中，练就了眼力，进而会感觉到“眼高手低”，临帖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双钩、描红、对临、背临，不管用哪种，一定要抓住“精准”二字，才能把前人的经验内化成自己的经验。

至于学习的过程，孙过庭总结了学习书法的三个阶段，即“平正——险绝——平正”。这对于今天的学习者来说，依然有借鉴意义。在谈到书法的发展，特别是“今”与“古”的关系时，孙过庭不赞同“今不逮古”的说法。古之质朴，今之妍媚，这些都是随着时代的推